

国际传播视阈下的“一带一路”意义建构与在地化接受^{*}

——基于伊通社“丝路观”(1996—2022)的批判性话语分析

—
段
鹏
王
一
淳
—

【内容摘要】“一带一路”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真正推动区域间互动发展的贸易网络,既牵涉历史性共同体叙事,也体现在地化过滤机制。沿线国家对我国“一带一路”的意义建构有怎样的理解和在地化处理?对这一问题的回应需回溯至“丝绸之路”概念。以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三维模型为研究框架,对伊朗官方媒体伊通社自有英文报道以来的丝路话语文本加以分析,勾勒伊朗丝路观的研究及话语流变并寻求流变背后的当代社会意义解释。以往伊朗丝路观更多从民族身份建构出发,在纵向差异性时间轴线上形成以民族为单位的自我历史叙事。在我国“一带一路”带来的合作机遇的推促下,伊朗官媒从“丝路话语”转向“一带一路话语”,并逐渐走向以区域和地缘为书写单位的叙事格局中,将以往民族史式的时间线带入到更具统整意义的区域空间框架中。

【关键词】 一带一路; 话语分析; 国际传播

DOI:10.19977/j.cnki.xdcb.2023.03.005

一、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

舆地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Paul Wilhelm Richthofen)在19世纪游历远东地区时,首次将起始于中国并能够沟通诸多地区的地理网络路径称为“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用以代指中亚阿姆河、锡尔河以及印度之间的地理交通。尽管李希霍芬更多的是以漫游笔记式的写法记录19世纪丝绸之路的贸易与文化实践活动,并未对丝绸之路予以更为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但“丝绸之路”的称谓及其模糊的交通意义从此在学界形成了大致的基本共识,早在公元前2世纪便存在的这一交通线路^①是东方与西方之间各类活动交流的重要通路。

聚焦而言,古代丝绸之路是由海上丝绸之

路、陆上(西北)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等不同方位、不同交通方式的交通路线组成的商贸网络,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陆上(西北)丝绸之路包含了汉代张骞首次出使西域线路以及隋唐时期线路,海上丝绸之路则由宋元时期线路及明朝郑和七次“下西洋”线路构成。不同时空下交织变动的古代丝绸之路商贸网使来自古代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物品远销至其他三大古代文明圈:印度、波斯—阿拉伯、希腊—罗马。公元15世纪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庞大的经济开支促使帝国通过挤压市场和苛政税务的方式挤占丝绸之路上的经济空间,随之而来的欧洲大航海时代也一同加速了陆上(西北)丝绸之路的式微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轫。

丝绸之路的辐射能力打破了中国半封闭式

^{*}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伊朗伊通社涉华英文报道新闻框架与中国形象研究(2000—2021)”(项目编号:AMRC2021-12)、北京市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项目“媒体融合背景下国际传播理论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工作室”(项目编号:SGYP202101)的研究成果。

的地理架构,历史学家赫尔曼(Herman Paul)在20世纪将丝路的空间界定扩展到了西亚及地中海沿岸,欧亚大陆之间乃至非洲东北部地区的贸易、文化往来也随着区域发展浪潮而日渐增加。“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靬眩人献于汉”^②是记载于《汉书》中的中伊往来历史,记录了安息国国王与人民接待西汉使团并赠予他们当地风物的热闹场面,由此可见,早在公元前1世纪古代中国的西汉与古代伊朗的安息便有了基于丝绸之路的经贸往来与文化互动。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中国与古代伊朗之间的往来并不仅限于菠菜、芝麻、狮子等风物的相通。天青石(lapis lazuli)是唐朝妇女制作珠宝头饰时备受青睐的矿石材料,尽管彼时唐朝人所获得的天青石并不来自波斯^③,但由于在唐朝人的认知中天青石是具有波斯贵族象征意义的宝石,因此往往将天青石与波斯联系在一起,并试图用天青石修建“明堂”^④的天蓝色穹顶;而彼时的波斯商人又为了提高丝绸价格,在丝绸生产流程的基础上又编织了一套东方故事,使波斯人对来自中国的丝绸有了更为梦幻的解读,这足以说明两国商贸往来后的一段时期中双方都基于丝绸之路的勾连对对方国家的文化产生了认知与想象。

可以说,古丝绸之路是中、伊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两国都对丝路建设作出了相应的贡献,同时彼时两国的友好往来也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重大倡议,其范围涵盖中国历史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行经的中国大陆、中亚、北亚和西亚、印度洋沿岸、地中海沿岸、南

美洲、大西洋地区的国家,一般被简称为“一带一路”(One Belt One Road, BRI)。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实现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同时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均较大。^⑤

位于中亚、西亚至海湾、地中海经济走廊的伊朗,凭借其自然地理位置、先天资源储备,具有推动周边地区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禀赋,也是有意愿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自身作用的重要节点国家。本研究以一带一路重要沿线国家伊朗及其丝路话语为研究对象,辅以对伊朗官方媒体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Islamic Republic News Agency;波斯文全称:جمهوری خبرگزاری) (以下简称IRNA)自有英文报道以来的丝路相关话语文本的分析,通过梳理伊朗丝路观念流变及其内在逻辑,探究政策合作发展机遇赋能下伊朗对我国“一带一路”有何种意义解码和在地化回应。

二、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与路径

一方面,在称谓及原初贸易内容引导下,人们对丝绸之路的了解和认知一定程度上停留在“丝绸贸易”范畴内。但从时空和交易额上综观丝绸之路,丝绸交易所占份额甚少,文化沟通与贸易往来在这一地理网格中平分秋色。从文明母体的历史框架出发,如果将世界以儒家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五大历史文明加以大致划分,丝绸之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为融汇了五大历史文明的空间载体。对丝绸之路的理解应当超越“路”的地理范畴,转向对丝路地区区域往来及文明间对话的广义维度。另一方面,受民族身份、国家背景、国际立场等多元因素影响,不同国家给予了丝绸之路导向各异的话语书写,也在时间演变中有所表现、保持或变迁,而此类话语书写正是我国了解他者对“一带一路”倡议之意义理

解的重要材料。

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CDA)研究过程往往起始于某一研究话题,如种族主义、中东政治、全球化等。方法论则是一个形成于理论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研究话题得以进一步提炼并建构出研究对象(准确找到具体的焦点和研究问题)。^⑥其中的术语“话语”实为一种研究和分析的范畴,也即研究中能够接触到的意义制造文本资源。一方面,话语事件被社会结构、社会情境等因素形塑;另一方面,话语也反过来作用于后者。也即,话语呈现着、构成着社会,也被社会形塑。在维系、再生产、改变社会现状的层面上,话语体现着其建构功能。批判性话语分析通过分析话语特征,在社会文化背景中解读话语的意识形态,揭示语言、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⑦费尔克拉夫将语言分析和社会理论相结合,其批判性话语分析的重心在于连接两方面内容:一是带有“社会—理论”意义的话语,一是处于以语言学为方向的话语分析中的有“文本和相互作用”意义的话语。^⑧如图1,其话语分析和思想具有三个向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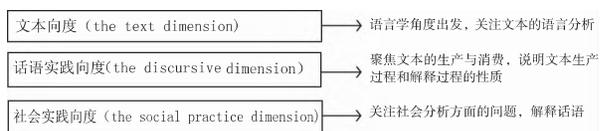


图1 费尔克拉夫批判性话语分析三维框架

英文报道是理解伊朗向外部世界所表达态度的首选语言,本研究首先结合观念史研究方法对伊朗历史典籍中的“丝路话语”加以梳理,并结合网络爬虫抓取 IRNA 官网自推出英文报道至今(2022年4月1日)所有在标题或报道内容中包含“(the) Silk Road”(丝绸之路)、“East to West”(东西之路)、“One Belt One Road”(一带一路)、“New Silk Road”(新丝路)、“Royal Road”(皇家路线)、“Road Al-Harir”(哈里尔路线)等丝绸之路相关关键词的英文报道,去除不同关键词检索获得的重复报道后,共

获得543条报道样本,并在人工筛查后保留了与丝绸之路直接相关的报道:1996年 $n=2$ 篇,1997年 $n=1$ 篇,1998年 $n=1$ 篇,1999年 $n=1$ 篇,2000年 $n=0$ 篇,2001年 $n=1$ 篇,2002年 $n=2$ 篇,2003年 $n=0$ 篇,2004年 $n=2$ 篇,2005年至2012年 n 均为0篇,2013年 $n=2$ 篇,2014年 $n=5$ 篇,2015年 $n=10$ 篇,2016年 $n=13$ 篇,2017年 $n=17$ 篇,2018年 $n=29$ 篇,2019年 $n=68$ 篇,2020年 $n=34$ 篇,2021年 $n=51$ 篇,2022年(不完整统计) $n=2$ 篇,总计获得丝绸之路相关报道样本 $n=241$ 篇。研究采用费尔克拉夫批判性话语分析三维框架的研究模式,辅以对新闻标题、新闻内容、新闻评论等文本的质性分析,对IRNA涉及丝绸之路的英文内容进行新闻框架分类及话语特征归纳,解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伊朗的“丝路观”流变、其对“一带一路”意义的理解及转向,阐释伊朗“一带一路”话语背后的传播与社会逻辑。

三、发现与探讨

(一) 文本

不同线路规划下起始于中国的丝绸之路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或多或少地经过了伊朗阿尔达比勒(اردبیل)地区,距今天亚欧大陆桥南通道上的重要枢纽城市大不里士仅二百余公里。当代丝绸之路中通道(新亚欧大陆桥)也正是从伊朗西北部入境,经马什哈德至德黑兰,并与南通道(南亚欧大陆桥)相汇。从中国视角出发理解丝绸之路带来的中伊交流和物质文明,往往难以跳出东亚历史体系范畴和对丝绸之路的“中心—周边”式地缘框架描述。那么伊朗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西端最为重要的国家之一,对丝绸之路持有怎样的观念,又如何建构了丝绸之路的文本历史?

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前,伊朗可以说是一个地理空间位于东西方之间、民族身份观念强调自身、国家意识形态排斥外部的国家,其对于

丝绸之路这一途经本国的区域路线网的认知很难跳出自身历史和民族身份框架。在伊朗的历史文本书写中,对于丝绸之路的话语建构更多地偏向于强调自身在东西方世界沟通往来时独一无二的地缘价值,也有对于强调自身在东西方贸易往来时作为重要枢纽需获取应有利益的看法与站位。公元97年,班超(Pan Chao)派大使甘英(Kam Ying)前往伊朗,紧接着便有使臣这样记录“罗马人打算通过伊朗与中国进行丝绸贸易,但帕提亚(Pathia)人不愿让他们这样做,他们自己想成为中国丝绸业务的中间人。”^⑨帕提亚帝国(اشکانی امپراتوری)统治波斯时期,对途经波斯的的东西方贸易往来持赞成态度,但前提则是自身加入到从幼发拉底河出发通往中国突厥斯坦(Turkistan)的丝绸之路贸易活动中,帕提亚帝国通过严密的监督和关税征收获取了巨大的丝路利润。帕提亚帝国的做法不仅彰显着波斯对于自身在丝路地缘商贸中重要程度的清晰认知,也影响了后代的丝路历史文本建构。

伊朗文史学家阿卜杜·侯赛因·扎林库伯(Abdul Hussain Zarin Qurban)的《波斯帝国史》是一部记录伊朗在伊斯兰化之前的民族史,著作中第七章的第十三节名为《帕提亚王朝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作者用整整一节笔墨探讨了帕提亚帝国时期的经贸与社会现状,对罗马人用金属与手工艺品交换伊朗的地毯与香料、中国使臣张骞来到中亚和伊朗东部、中国丝绸运到伊朗并通过帕尔苏维和古尔冈运往罗马和埃及、伊朗苜蓿与葡萄种子和中国的桃杏双向传输往来等史实展开了详尽记述。然而有趣的是,尽管作者不断强调这一商贸往来线路上频繁的人类活动,却对贸易路线的名称只字未提。作者仅用“到来”“贸易活动”和地理名称等词语大致勾勒交通网络,同时着重强调“承担东西方货物运输是帕提亚王朝的主要作用”^⑩。

尽管如上文所提到的,李希霍芬在1877年便将起始于中国的地理贸易线路称为“丝绸之

路”,但在伊朗的历史书写中更多将丝绸之路归因于迈赫达二世(Mehrdad II)统治下的帕提亚王朝。而在对波斯民族以往历史文献的回顾中也可以看出丝绸之路被更多地称为“皇家路线”(Royal Road)、“东西之路”(East to West),偶有使用阿拉伯的术语“哈里尔路线”(Road Al-Harir),但对于来自西方的“丝绸之路”(Silk Road)(The Great Silk Road)称谓使用较少,更多是建构了波斯身份在线性民族历史框架下对东西方贸易交流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文本历史。而自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和进入21世纪以来,伊朗官媒伊通社对于丝绸之路的话语文本则产生以下转变:

1. 回溯历史,以“丝绸之路”概念代替本国语境中的“皇家之路”

在对丝绸之路的叙事中,IRNA大多直接使用“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而不再使用以往本国历史文本中的“皇家路线”和“东西之路”,对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历史描述也更为具体。众多报道方面中,IRNA对丝绸之路的相关报道一部分集中于对考古保护、历史研究、文化遗产的探讨,对自古以来伊朗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塔巴斯(Tabasi)、大不里士(Tabriz)、帕德村(Padeh Village)、巴姆城堡(Arg-e Bam)、奥斯库(Osku)、西拉夫(Siraf)的历史作用及保护现状加以解释和阐述。在对中巴经济走廊(CPEC)等区域合作项目的报道中,IRNA也采用了“丝路历史回顾——展望区域合作”的方式表达自身对南亚区域一体化相关项目的利益兴趣和复兴价值。如在2017年以“考古学家警告波斯湾港口土地非法占有行为”^⑪为标题的新闻报道中,IRNA引用了考古学家的观点并认为来自伊朗的“伟大”(the great)的贸易中心自萨珊王朝时期便将伊朗市场与东非、印度次大陆和东亚市场连接起来,而如波斯湾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历史港口西拉夫则不仅是大型贸易中心,也是伊朗、东亚、阿拉伯、印度和非洲国家文明对话的中心。

2. 刻画分歧,世界多元意识形态冲突背景下解读“一带一路”

本研究获取到的丝绸之路相关英文报道近七成涉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关于“一带一路”的英文报道大体呈现出伊朗对中国政策和做法正向的态度表达,然而涉及印度对“一带一路”解读的报道则基本呈现负面态度。印度认为“一带一路”只是中国探索周边潜在市场以出口其商品的“野心”(ambitious)政策,处在“一带一路”路线规划上的中巴经济走廊更是对印度的主权侵犯。IRNA的社论将中国形容为足以与美国雄鹰对抗的“正在崛起的亚洲巨龙”(Asia's dragon is rising high^⑫),而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对古老的丝绸之路的复兴,北京将重新站起来。可以说IRNA一定程度上将丝绸之路刻画为中国与伊朗携手对抗西方意识形态的重要概念。

3. 强调合作,把握“一带一路”机遇重回区域市场

在IRNA的社论中,复兴丝绸之路往日荣光和激活丝绸之路贸易体系,是伊朗远离政治游戏、重回区域市场的重要机遇。总体而言,IRNA的丝路话语呈现积极正向的展望态度,在以“合作”为主体新闻基调的127篇报道中共有64篇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基于丝绸之路的文化、体育、艺术交流的报道,剩余63篇则是对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合作的报道与研判。值得注意的是在合作框架下的报道中,“机遇”(opportunity)一词共出现65次。

(二) 话语—社会

1. 历史话语与社会:民族主义线性叙事

伊朗在东部能够连接中国、印度,又在西部与希腊和罗马为邻,从伊朗视角出发,正是伊朗自身的地理位置成为了欧亚之间的文明沟通媒介。既往的伊斯兰自身观点中,有声音认为伊斯兰教诞生以前,大西洋与孟加拉湾之间由两个世界构成,一个是由海路勾勒出的“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World),另一个则是

由陆路定义的“中央世界”(the Middle World),“地中海世界”中的诸多民族共同孕育了“西方文明”,而连接着印度次大陆、中亚、伊朗高原、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的道路网络汇聚于“中央世界”。“两个世界”框架形塑了伊斯兰世界对于自身的地缘理解,提出“中东”(Middle East)这一叫法无疑是欧洲中心观的衍生词汇,模糊了自己与世界的整体联系。塔米·安萨里(Tamim Ansary)认为假如人们身处伊朗高原,那么被“中东”泛指的区域实际上位于西侧,也就应当将称谓改为“中西”(Middle West)^⑬,因此安萨里也将从印度河一直到伊斯坦堡之间的区域称为位于地中海世界与中国之间的中央世界,一定程度上或可理解为一块处于东西方之间的土地。

跳出地缘话语,处于东西方之间的伊朗主要由波斯民族构成,其对于丝绸之路的认知与态度既是基于历史的反思也是对于现实的回应,因此理解伊朗的丝路观无法回避的便是对波斯民族历史及民族身份的探讨。从时间线纵向来看,波斯民族自公元7世纪便饱受外敌侵略,诸如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塞尔柱军事帝国、蒙古人和“跛子”帖木尔及中亚其他民族都曾侵犯和征统伊朗,而后以英国、法国、美国、俄国、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又凭借自身军事实力和掠夺渴望对伊朗施以侵略,长久以来的不安定因素导致伊朗在建立统一中央政权上困难重重。如果说“外敌”是波斯民族史中的高频词,“宗教”则是一直伴随波斯史发展流变的关键词。自土耳其成功推行世俗化革命,尤其是1928年哈桑·巴纳(Hasan al-Banna)在埃及创立“穆斯林兄弟会”后,20世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开始萌芽,随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日趋走向成熟、完善。^⑭外埠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的“惟物质利益”的喧闹空气和精神焦虑显然与原教旨主义框架下追求宁静之途的伊朗神权政体格格不入。上述观念一方面影响着以往伊朗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文本书写,一方面

也为彼时的文本书写制造了观念和社会基础。

2. 当代新闻话语与社会: 框架性区域叙事

事实上, 伊朗对丝路历史高度认同并强调从历史角度深度看待现实问题, 多年来也通过系列举措推进国民对古丝绸之路历史符号的认知: 伊朗曾大力宣传并参与 198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的“综合研究丝绸之路——对话之路”项目及 2008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起的“丝绸之路复兴计划”, 且于 2011 年提出了自己的“铁路丝绸之路”计划, 拟将本国境内的铁路经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铁路联通, 并且早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 伊朗政府已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合拍了丝路纪录片。^⑤而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 伊朗官方媒体 IRNA 的英文报道中, 丝路话语相较于古代伊朗的文本书写方式产生了较大改变, 且主要以解释框架、冲突框架、合作框架为报道结构。

首先是解释框架($n = 46$), 在这一框架下 IRNA 主要通过评述史料建构丝路地缘优势认知。伊朗官媒在对地理名词展开报道时不再使用如以往史料中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话语方式, 而是跳出民族史话语体系, 借助对史料的回顾表明自身在当下贸易往来及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缘意义, 更多地以区域政治话语方式展开解释。报道中对于丝绸之路历史的提及也往往与未来区域交流展望互为呼应, 清晰表达不同国家主体在丝绸之路中的互动交往, 不再以民族为叙事单位建构话语, 在强化自身地缘优势认知的同时也呼吁扩大丝路国家间的文明对话。

其次是冲突框架($n = 68$), 以“一带一路”冲突背景刻画意识形态分歧或共识。这一部分一方面是侧重于描述印度出于自身地缘政治及利益角度而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的无端紧张情绪, IRNA 涉及对丝绸之路的报道往往提及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观点, 以此强调丝绸之路带来的贸易机会已成为区域空间中

不同国家的争夺对象, 表达出丝绸之路带来的区域联通性是助力伊朗摆脱极端主义、发展滞后的最佳机遇。另一方面则是强调“西方不作为, 伊朗向东望”。回顾伊朗过去 30 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 在苏联解体和两伊战争以后, 伊朗的“东望政策”(The Look-to-the-East Policy) 正不断加强。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未能遵守 2015 年的核协定并对伊朗实施制裁, 而与中国签署为期 25 年的全面战略合作文件不仅提高了伊朗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地位, 也为伊朗的未来发展重新注入了活力。东望政策导向下, IRNA 在涉及西方的报道中均带有伊朗社会所共持的反西方意识形态话语色彩, 而在建构丝绸之路话语的报道中, IRNA 一方面通过描述美国对伊高压封锁的背景来强调“一带一路”对本国的特殊意义, 另一方面也借助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探讨表达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大国与伊朗的意识形态分歧或共识。

最后是合作框架($n = 127$), 以机遇性话语文本促推区域间主体互动。IRNA 丝绸之路话语体系传递了伊朗当前的丝路观念: 先天地缘不可改变, 因此把握机遇、合作共赢是区域的“游戏”主题。“一带一路”能够使伊朗与其他沿线国家建立密切的经济往来, 贸易互动的增多也将会使国家间的联结蔓延至政治舞台, 使伊朗能够与国际政治局势有更积极的依存关系, 而“一带一路”倡议正如二战后的欧洲国家计划一样, 是带领丝绸之路贸易区国家快速发展的关键机会。总的来说, 由于伊朗是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又在当下将自身定义为“一带一路”倡议中最为重要的能源中心, 因此亟需把握机遇成为新丝绸之路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 凭借地缘优势和区域政治地位打造属于自己的新贸易路线, 以此实现超越区域边界的发展抱负。

四、讨论

尽管伊朗在意识形态维度上一定程度处于

东西方世界以外,并且在地理维度中有着民族历史叙事下的“中央世界”概念,在冷战结束后全球跨区域流动与交流频繁程度使伊朗必须与世界对话的今天,对伊朗在“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下的丝路观流变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可参考汪晖在探讨“东西之间‘西藏问题’”时提出的观点。汪晖认为在区域研究中,以民族身份为单位和以地缘区划为单位书写的历史有着相差甚远的政治意涵。^⑩从这一视角出发观照伊朗,伊朗史学界对于帕提亚王朝贸易作用的强调事实上可被理解为一种波斯身份建构的丝路话语,是以民族为单位在纵向差异性时间轴线上的自我历史叙事,凭借根深蒂固的波斯身份认同建立统整性世界史叙述以外的另一层民族逻辑。

受上述民族单位叙事历史框架影响,人们往往将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强宗教性联系在一起,致使产生伊斯兰世界现代国家建立道路的“惟宗教”论点。而在“一带一路”倡议对伊朗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赋能潜力与合作现实影响下,当代伊朗官媒的丝路话语历史建构逐渐走向以区域和地缘为书写单位的叙事格局中,将地方叙事整合进入更为宏大的国际全局关系。同时将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作为话语落脚,通过强调区域地缘性和作为背景的国际环境,将以往民族史式的时间线带入到更具统整意义的区域空间框架中。

【责任编辑:张毓强】

注释:

- ① 张祖群《“古代丝绸之路”的当代地缘政治、经济升级版——基于“一带一路”的文献研究》,《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15年第4期,第7页。
- ②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867页。
- ③ [美]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吴玉贵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70页。
- ④ 中国古代皇帝举行大典的庙堂。
- ⑤ 资料来源《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http://lb.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504/20150400941645.shtml。
- ⑥ [荷]图恩·梵·迪克《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周翔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3页。
- ⑦ 钟馨《英国全国性报纸中“一带一路”话语的意义建构研究——基于语料库批评话语分析法》,《现代传播》2018年第7期,第62页。
- ⑧ [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 ⑨ Iran Chamber Society. *The Contribution of Ancient Iranian Civilization to the Silk-Road* https://www.iranchamber.com/history/articles/contribution_iranian_civilization_silkroad.php. 4 April 2022.
- ⑩ [伊]阿卜杜·侯赛因·扎林库伯《波斯帝国史》,张鸿年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页。
- ⑪ IRNA: *Archeologist Warns of Covetous Eyes of Land Speculators on Persian Gulf Ports* <https://en.irma.ir/news/82380296/Archeologist-warns-of-covetous-eyes-of-land-speculators-on-Persian> 9 January 2017.
- ⑫ IRNA: *Club of Sanctioned Countries: Potential Bloc Against US “Economic Terrorism”* <https://en.irma.ir/news/83481282/Club-of-sanctioned-countries-Potential-bloc-against-US-economic>. 19 September 2019.
- ⑬ Tamim Ansary. *Destiny Disrupted: A History of the World Through Islamic Eye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9. p. 3.
- ⑭ 詹家峰、张金荣《霍梅尼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政策的根源》,《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第103页。
- ⑮ 陆瑾《历史与现实视阈下的中伊合作:基于伊朗人对“一带一路”认知的解读》,《西亚非洲》2015年第6期,第56页。
- ⑯ 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88页。

(作者段鹏系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一淳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